

鸱泉（猫头鹰），可知“旧”本义为鸱泉鸟，后借为新旧字。甲骨文已经有“旧”字，写法也是从萑白声，但卜辞已经用为新旧字。

## 2.5. 公式 [A<sub>6</sub>]

$$\begin{cases} CM_1:TM_{1s} \\ CM_2:TM_2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广州} \log^2 < *_{\epsilon} \log \text{ “枕，笼”} : \text{泰} \text{ra}:\eta^2 < *r- \text{ “（猪）槽”} \\ \text{广州} \log^2 < *_{\epsilon} \log \text{ “脱，朦胧”} : \text{泰} \text{ra}:\eta^2 < *r- \text{ “朦胧”} \end{cases}$$

## 三

## 3. 公式 [B]

$$\begin{cases} C_1M:T_1M \\ C_2M:T_2M \end{cases}$$

$$3.1. \begin{cases} \text{广州} \text{fu}^8 < *_{\epsilon} \text{bjæg} \text{ “负”} : \text{泰} \text{pha}^2 < *b- \text{ “背负”} \\ \text{广州} \text{pak}^7 < *_{\epsilon} \text{pæk}, \text{ “北”} : \text{泰} \text{be:k}^7 < *_{\epsilon} b- \text{ “背负”、“扛”} \end{cases}$$

泰语  $\text{pha}^2$  (< \*b-) 有“带领”义，但所有傣语对应词  $\text{pa}^2$  (< \*b-) 都是“背负”义。刘熙《释名·释姿容》：“负，背也，置项背也。”《广雅·释亲》：“背，北也。”王念孙《疏证》：“《释名》云：‘背，倍也，在后称也。’故又训为‘北’。《卫风·伯兮》传云：‘背，北堂也’，亦在后之称也。‘北’与‘背’古同声而通用。《桓九年·左传》：‘以战而北’。嵇康音‘背’。韦昭注《吴语》（公碗按，在‘吴师大北’句下注）云：‘军败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也”。

古汉语“背”（\*pæg<sup>2</sup>）也说作“北”（\*pæk<sub>2</sub>），傣雅语  $\text{pa}^2$  (\*b-) “背”也说作  $\text{fak}^7$  (< \*p-)，可以看出这种深层对应关系。

$$3.2. \begin{cases} \text{广州} \text{tsha:i}^1 < *_{\epsilon} \text{tsheg} \text{ “猜”} : \text{泰} \text{tha:i}^2 < *d- \text{ “猜”} \\ \text{广州} (?) < *_{\epsilon} \text{tshjiŋ} \text{ “猜”} : \text{泰} \text{the:ŋ}^2 < *d- \text{ “猜”} \end{cases}$$

汉语 \*tsh- 和泰语舌尖塞音是可以对应的，如：

$$\begin{cases} \text{广州} \text{tshœ:ŋ}^1 < *_{\epsilon} \text{tshruŋ} \text{ “窗”} : \text{泰} \text{ta:ŋ}^5 < *t- \text{ “窗户”} \\ \text{广州} \text{tshi:n}^3 < *_{\epsilon} \text{tshjan} \text{ “浅”} : \text{泰} \text{tun}^3 < *t- \text{ “浅”} \end{cases}$$

《说文·犬部》：“猜，恨贼也。从犬青声。”段玉裁认为这个字当归入古音十一部（耕），朱骏声也把它归入鼎部。但这个字汉语方言都说作“七才反”，义为“猜疑”，跟《左传·昭七年》：“虽吾子亦有猜焉”的用法相同，这里《音义》也注作“七才反”。“从青声”的字形结构并没有上古文献押韵的证据（藏文  $\text{thigs}$  “猜中”也不是-ŋ尾），倒是泰语  $\text{tha:i}^2$  (< \*d-) 又说作  $\text{the:ŋ}^2$  (< \*d-)，可以为汉语“猜”字从“青”声找到遗迹。

## 四

## 4. 公式 [C]

$$\begin{cases} CM:TM \\ C_sM:T_sM \end{cases}$$

$$4.1. \begin{cases} \text{广州} \text{khœ:i}^5 < *_{\epsilon} \text{khæg}^7 \text{ “欬”} : \text{泰} \text{ai}^1 < *_{\epsilon} ?- \text{ “咳嗽”} \\ \text{广州} \text{hak}^7 < *_{\epsilon} \text{khæk}, \text{ “欬”} : \text{泰} \text{kha:k}^7 < *_{\epsilon} \text{kh-} \text{ “咳出”} \end{cases}$$

《左传·昭二十四》：“余左顾而欬，乃杀之”。陆德明《春秋左传音义》：“欬，苦

代反”。现代汉语方言“咳”字，凡是有入声的地方都说作入声。如广州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说作khat<sup>7</sup>（见Ernest, 1877, 页105），北京大学中文系语研室，1964, 页331记作khək<sup>7</sup>，大概是发音人照《广韵·陌韵》“喀”字音念的，“喀”字义为“呕吐”。“欬”字本为上古音之部字，但在汉代已变入声。刘熙《释名·释疾病》：“欬，刻也。气奔至，出入不平调，若刻物也。”“刻”字也从“亥”声，但它当入职部，音变程式如下：

“刻” 广州hak<sup>7</sup> < khək<sub>3</sub> < \*khək<sub>3</sub>。

“咳”字在汉语里的舒入两式，在泰语里也平行对应着。

- 4.2.                    { 广州pheŋ<sup>6</sup> < \*bjəŋ<sup>2</sup> “凭” : 泰phueŋ<sup>6</sup> < \*b- “倚靠”  
                             { 广州pheŋ<sup>2</sup> < \*cbjəŋ “凭” : 泰phieŋ<sup>2</sup> < \*b- “倚靠”

《说文·几部》：“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书》：‘凭玉几’，读若冯”。《广韵·蒸》：“凭，依也。扶冰切”。又《广韵·证》：“凭，依也。皮证切。”“凭”字的平、去两调同样保存在泰语里。

- 4.3.                    { 广州khaŋ<sup>1</sup> < \*ckhriŋ “𡗗” : 泰khe:ŋ<sup>1</sup> < \*khl- “硬”  
                             { 广州kin<sup>1</sup> < \*ckian “坚” : 泰ke:n<sup>5</sup> < \*k- “硬”

khe:ŋ<sup>1</sup>现代泰语说作kheŋ<sup>1</sup>。《说文·𡗗部》：“𡗗”，坚也。从又臣声，……读若铿锵之铿”。《广韵·先》：“坚，古贤切。”《广韵·山》：“𡗗，苦闲切，又口耕切。”同一词项，汉台两语词形都有-ŋ, -n交替的说法。

## 五

5. 从以上所举十九个例证（包括身体部分，常用名词，动词，形容词）可以看出在汉藏系语言比较研究中可以用这种查寻深层对应的方法来进行测试。深层对应是具体存在的现象，“现象”是不可以反驳的。“深层对应”现象是汉藏系语言在比较研究上不同于印欧语比较研究的一个特色。

最后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必须重视历史文献的发掘；第二点谈科学研究上的一个普遍规律。

5.1. 研究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问题，除去实际方言调查之外，还必须倚靠历史文献。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文献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吠陀梵语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汉语的甲骨文可能在它之前就已经产生，尽管甲骨文等古代文献不是拼音文字，但照样可以用特定方法来应用，何况“梵语文献数量次于汉语”（季羨林《梵语》，见《大百科·语言文字卷》页75），动用汉藏系语言的古文献是可以取得比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更大的成绩的。

作为历史比较研究而不动用古代文献，只把自己限定在眼前的语言现象中打圈子，是“作茧自缚”的做法，因为即使把眼前现象统计得非常细致，也不能彻底解决语言历史问题。

“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无疑能对语言演变的历史提供线索，但像欧洲有些语言学家（如意大利的M·G·巴尔托利）想用典型方言分布研究来替代历史比较法，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极不明智的想法。

5.2. 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个普遍规律，即：“说‘有’，易；说‘无’，难”。如果你想说汉  
(下转第50页)

# 侗台语族送气清塞音声母的产生和发展

梁 敏 张均如

〔提要〕本文作者根据侗台语族十五种语言，二十二个代表点的语言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原始侗台语和原始台语都没有送气清塞音声母。目前本语族多数语言的送气清塞音声母是多源的，是在各语支，甚至是在各语言、方言分离之后，才由于原始侗台语某些类别的声母，主要是带前置辅音 x-、s- 的声母和部分带 -w、-l、-r 的复辅音声母、浊音声母等某些语音特征的影响而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因为这些语音特征在不同语言、方言中所起的作用往往不同，所以送气音声母在各地的语音对应关系比较复杂。

目前在侗台语族的多数语言和方言，如台语支的傣、泰、老挝、掸、白泰、黑泰等语言和壮语的南部方言以及侗水语支、黎语支的语言中，塞音声母都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而台语支的壮语北部方言、布依语、临高语和泰国南部董里、博它仑等地的泰语及侗语北部方言某些地区，如锦屏县高坝的侗语却没有送气塞音声母。那么，原始侗台语究竟有没有送气塞音声母呢？如果没有，这些语言的送气声母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一个饶有兴趣而又长期使侗台语言研究者感到困惑的问题。经过深入的对比研究和反复思考之后，我们认为原始侗台语是没有送气清塞音声母的，目前的送气清塞音声母是各语支、语言，甚至是方言分离之后才独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产生的原因和时间的先后也不尽相同。这可以从各语言和方言中送气塞音声母对应的严重参差情况得到证明。

在我们用来作对比研究的一千多个同源词中，侗台语族有送气声母的各代表点<sup>①</sup>都念送气声母的只是个别词，在侗、台两语支中各有几个点念送气声母的也很少，比较典型的如：  
烧、烤 phau<sup>1</sup>泰、西、德      phiu<sup>1</sup>拉      pjau<sup>1</sup>布（台语支都是“烧火”）  
tjau<sup>1</sup>侗北    phja:u<sup>1</sup>水    pha:u<sup>1</sup>毛、佯    phja:u<sup>5</sup>锦、莫（侗水语支都是“烤火”）

① 参加对比的代表点有：台语支：泰语曼谷话，简称泰。老挝语万象话，简称老。傣语西双版纳话、德宏话、元江傣拉话，简称西、德、拉。壮语龙州话、邕宁话（属南部方言）、武鸣话、柳江话（属北部方言），简称龙、邕、武、柳。布依语罗甸话，简称布。临高语临高县城厢话、琼山县龙塘话，简称临、琼。侗水语支：侗语贵州榕江县章鲁话（属南部方言），简称侗南，锦屏县高坝话（属北部方言），简称侗北。仡佬语广西罗城县东门话，简称仡。水语贵州三都县三洞话，简称水。毛南语广西环江县下南话，简称毛。佯僮语贵州平塘话简称佯。锦语贵州荔波县更方话，简称锦。莫语贵州荔波县拉平话，简称莫。拉珈语广西金秀县金秀话，简称珈。标语广东怀集县诗洞话，简称标。黎语支：海南省乐东县抱由话，简称黎。由于黎语的同源词太少，只供参考，不作构拟的依据。在这些代表点中，武、柳、布、临、琼和侗北没有送气声母，其他语言和方言都有送气声母。其中傣语的西、德 kh、x 不分，西可以自由变读，德一般念 x，拉 kh、x 是不同音位，不过有些 kh 声母的词已跟 x 混同了。

胳膊	khe:n <sup>1</sup> 泰、老 xen <sup>1</sup> 西、德 xen <sup>1</sup> 拉 khe:n <sup>1</sup> 龙 ke:n <sup>1</sup> 邕、武 kje:n <sup>1</sup> 柳 tɕen <sup>1</sup> 布 ken <sup>1</sup> 琼 in <sup>1</sup> 侗南 kin <sup>1</sup> 侗北 chin <sup>1</sup> 么 chi:n <sup>1</sup> 毛南 ʈhin <sup>1</sup> 水 jin <sup>1</sup> 佯 hin <sup>1</sup> 锦、莫 khi:n <sup>1</sup> 黎
犁	thai <sup>1</sup> 泰、老、西、德、拉、龙 tsai <sup>1</sup> 邕 ɕai <sup>1</sup> 武 kvai <sup>1</sup> 柳 ɕvai <sup>1</sup> 布 khai <sup>1</sup> 侗南 tɕai <sup>1</sup> 侗北 khyɛi <sup>1</sup> 么 tɔi <sup>1</sup> 水 kwai <sup>1</sup> 毛 ʈwai <sup>1</sup> 锦、莫 tse <sup>1</sup> 标
裂开	tɛ:k <sup>0</sup> 泰 tɛ:k <sup>0</sup> 西、德 pheɪ <sup>5</sup> 拉 phe:k <sup>7</sup> 龙 the:k <sup>8</sup> 邕 ye:k <sup>7</sup> 武 te:k <sup>7</sup> 柳 te <sup>5</sup> 布 phik <sup>7</sup> 么 phe:k <sup>9</sup> 珈 tɔ:k <sup>9</sup> 标
屁	tot <sup>7</sup> 泰、老、西、德 tot <sup>7</sup> 拉 tit <sup>7</sup> 龙 thot <sup>7</sup> 邕 yot <sup>7</sup> 武 hjwat <sup>7</sup> 柳 zet <sup>7</sup> 布 dut <sup>7</sup> 临 dot <sup>7</sup> 琼 tət <sup>7</sup> 侗南、水、毛南、佯 tet <sup>7</sup> 侗北 khyət <sup>7</sup> 么 tut <sup>7</sup> 锦、莫 cot <sup>7</sup> 珈 tat <sup>7</sup> 标 thu:t <sup>7</sup> 黎

壮语南部方言和除侗北以外的所有侗水语支语言都是有送气塞音声母的，但“胳膊”一词，邕却念作不送气的k；佯、锦、莫则念作j或h；侗南和侗北分别念作<sup>2</sup>和k，不过声调还显示出送气声母的痕迹。“犁”一词台语支的邕宁话念非送气声母，侗水语支的水语、毛南语、锦语、莫语、标语都念非送气声母。“裂开”台语支只有拉、龙、邕，侗水语支只有么、珈念送气声母。“屁”台语支只有邕一个点，侗水语支只有么一个点念送气声母。其他送气声母的词在各语言中的对立就更参差了，有的词台语支念送气声母，而侗水语支却不送气声母；有的正好相反，侗水语支送气，台语支却不送气。甚至在同一语支的不同语言之间或同一语言、同一方言的不同地区之间，比如说在壮语南部方言的龙、邕之间也不相同，如“屁”邕说thot<sup>7</sup>，龙说tit<sup>7</sup>，“挑担”邕说tha:p<sup>8</sup>，而龙说ha:p<sup>7</sup>。送气声母在各地的对应比不送气的塞音、擦音、鼻音、通音等声母的对对应要复杂得多，即使在没有送气声母的语言和方言中，情况也不尽相同，如布依语第三土语一些地方清塞音声母第3调的词一般都读作送气声母；临高语的f、x声母有些人分别读作pf和kx，但它们都没有形成送气音位，跟其他有送气声母的语言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这两个语言显然和壮语北部方言一样，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真正的送气清塞音声母。可是侗语北部方言的高坝侗话目前虽然没有送气声母，但在它的声调系统中却保留了因声母送气而产生的送气声调，而且它的送气声调跟南部方言因声母送气而产生的送气声调对应相当整齐，由此可以证明侗语北部方言原来已产生了送气的清塞音声母，而且送气声母的性质已引起了阴声调（单数调）的分化，只是后来某些地区声母的送气成分又消失罢了。所以说，侗台语族的送气声母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在各语支，甚至是在各语言、方言分离之后才各自或一片片地产生的。

那么，侗台诸语言的送气声母又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有人说是由于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这种说法不对。汉人从中原南下，首先接触和长期与汉族相处的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并没有由于汉语的影响而产生送气声母，侗语北部方言原来是有送气声母的，当地侗族几乎人人都会说汉语，按理说应该继续保留送气声母才对，可是侗语北部方言一些地区的话，如高坝侗话中的送气声母却消失了。相反地，与汉人接触较少的傣、泰、老、掸诸族的语言却有较多的送气声母。从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证明侗台诸语言的送气声母是由于某些原始侗台语声母中各种因素的不同作用而产生的，各语言发生和发展的进程也不尽相同。下面将简要地逐项加以剖析。

1. 注塞音声母\*\*b、\*\*d、\*\*g、\*\*g<sup>①</sup> 这类声母目前仍保留于壮语的文马土语和部份

① 声母左上角加\*\*号的是我们构拟的原始侗台语声母；加\*号的是李方桂先生构拟的原始台语声母。

地保留于都安东庙乡的壮语和临高语中，在泰语、老挝语和广西大新的壮语中变为送气的清塞音声母ph、th、kh，而在其他侗台语言中变为不送气的p、t、k（\*\*g在水语中变成小舌的清塞音声母q，在其他语言中的变化与\*\*g相同）。有些语言或方言，如毛南语和广西钦州等地的壮语，双数调，尤其是第6、8调p、t、k声母的词都带有比较明显的浊送气成分，如毛南语“蜻蜓”读如[tʰŋə̃⁶ tʰin⁶]，但由于这种浊送气只是个别地区语言中双数调的伴随现象，没有对立，故不作送气音位处理。下面是原始侗台语浊塞音声母的例词：

- \*\*b (\*b) 父亲      phə³泰    phə⁵老    pə⁶西    pə⁶德、龙、邕、武、柳、布    pə³拉  
                          pu⁴侗南、侗北、水、佯    pəu⁴锦、莫    pha³黎
- \*\*d (\*d) 捶、砸      thup⁸泰    thap⁸老    tup⁸龙、武、柳    təp⁸邕    top⁸布    tap⁸侗南  
                          tjap⁸水、毛、佯、锦、莫    tap⁸珈、标    to:p⁷黎
- \*\*g (\*g) 把儿、柄    khan²泰、老    kan²德、邕、武    ken²拉    kan³龙    ka:n⁶柳    kan²佯
- \*\*ɣ (\*ɣ) 猫头鹰    khau⁴泰、老    kau⁴西、德、龙    ku⁶武    ku⁵ fu⁴布    ku²临    au¹侗南  
                          əu¹侗北    kau¹仝、毛、佯、锦、莫    qau¹水

2.带浊送气的浊塞音声母\*\*bʰ、\*\*dʰ、\*\*gʰ、\*\*ɣʰ 原先这类声母在各语言和方言中可能有强弱不等的浊送气成份。其中，在傣语、泰语、老挝语和龙州壮语中送气成份可能比较强，浊音的成份比较弱，后来浊音清化而与由\*\*xp、\*\*xt、\*\*xk等声母演变而成的ph、th、kh合并；壮语北部方言、布依语、临高语和侗水语支的浊送气成份比较弱，并渐趋消失，仅保留浊音成份而与原来的\*\*b、\*\*d、\*\*g、\*\*ɣ声母合并，后来也都清化为不送气的清塞音声母p、t、k了。这类声母的词，台语支念送气声母的，其声调均为单数调，念不送气声母的均为双数调，就是因为傣、泰、老、龙已先并入清音ph、th、kh，其他语言则并入浊音b、d、g，等到A、B、C、D四类声调因声母清浊不同各分阴、阳两类时，念ph、th、kh的就变成单数调，念b、d、g的就变成双数调。侗水语支浊音清化与声调分化的时间比较参差，故声调没有台语那么整齐。\*\*bʰ、\*\*dʰ、\*\*gʰ、\*\*ɣʰ的例词为：

- \*\*bʰ (\*ph) 雄性禽类    phu³泰、老、德、龙    phu⁶拉    pu⁴西、柳、布    pou⁴邕    pau⁴武
- \*\*dʰ (\*th) 淹      thuəm³泰、老    thom³西    thum³拉    thu:m³龙    tum⁴邕、武、  
                          柳、布    tsəm³琼    tum⁴水    to:m⁴佯    təm⁴锦、莫
- \*\*gʰ (\*kh) 坑      khum¹泰、老、拉、龙    xum¹西、德    kum²邕、武、柳、布  
                          təm²侗南    tsəm²仝、毛    kəm²锦、莫    kə:m¹佯
- \*\*ɣʰ (\*x) 苦      khom¹泰、老    kham¹拉、龙    xum¹西    xom¹德    ham²邕、武、柳  
                          fiam²布    kam²临、琼    am²侗南、侗北    kam¹仝、毛、佯、锦、莫  
                          kom²珈    tham²标    qam¹水    ho:m²黎

3.舌根和小舌部位的清、浊擦音声母\*\*x和\*\*ɣ、\*\*ɣ 清擦音\*\*x后来在泰语、老挝语和龙州壮语中都变成送气的清塞音声母kh，其他语言、方言多读作不同部位的擦音声母。浊擦音\*\*ɣ、\*\*ɣ泰语和老挝语念送气的清塞音声母kh，龙州则念不送气的清塞音声母k，其他语言、方言多念作不送气的塞音声母或擦音声母。例如：

- \*\*x (\*x) 绿      khiəu¹泰、老    khe:u¹龙    xeu¹西、德    ɕiu¹拉    heu¹武、柳、临、琼  
                          su¹'侗南    hiu¹'侗北    həu¹仝    ɕu¹水    ju¹毛    jau³珈    jəu¹锦、莫    khi:u¹黎
- \*\*ɣ (\*ɣ) 茅草    kha²泰、老    xa²西、德、拉    ka²龙    ha²邕、武、柳    fa²布    tia²临、琼  
                          ʈa¹侗南、侗北    ɕa¹仝    hi¹毛    ja¹水、锦、莫    ja³珈    hja¹黎

••ɤ (\*ɣ) 下巴 kha:ŋ²泰、老 ka:ŋ²西、德、拉、龙、邕 ha:ŋ²武 fia:ŋ²布 ŋaŋ²临、琼  
la:ŋ²侗南 aŋ²侗北 ɤa:ŋ¹水 ʷga:ŋ¹毛 ɣa:ŋ¹伴 ga:ŋ¹锦、莫 he:ŋ¹黎

4.带浊送气的浊擦音声母 ••ɣh、••ɤh 这类声母读音的演变跟 ••bh、••dh、••gh、  
••ɣh基本相同，在泰、老、拉、龙中变成送气清塞音声母，其他语言念不送气的塞音声母或  
擦音声母。在台语支的不同语言、方言中也有阴、阳调交替的现象。例如：

••ɣh (\*x) 稻米 khau³泰、老、拉、龙 xau³西、德 hau⁴邕、武、柳  
fau⁴布 ŋau⁴临、琼 au⁴侗南 əu⁴侗北、锦 fu⁴毛  
yəu⁴伴 həu³莫 kou³珈 kau³标

••ɤh (\*x) 未生育的雌性禽类 khwəŋ⁵泰 xəŋ⁵西、德 khwŋ⁵拉 ha:ŋ⁵邕、武、柳  
fia:ŋ⁵布 aŋ⁵侗南 aŋ⁵侗北 ŋa:ŋ⁵侗 ɤa:ŋ⁵水 ja:ŋ⁵毛  
ɣa:ŋ⁵伴 ha:ŋ⁵锦、莫 fia:ŋ⁵珈 hɔ:ŋ⁵标

5.部份以塞音为第一音素，以-l、-r、-w 为第二音素的复辅音声母 这些复辅音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第二音素的影响导致某些语言变成送气声母。这里强调“部份”和“某些”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这类辅音都必然变成送气声母的，如••pl、••kl、••kw就没有变，也不是有送气声母的语言、方言都变成送气声母。第二音素的影响是多样的。如••pr的第二音素-r除在武鸣壮语中变成这些词的唯一声母外，在其他语言中全都消失了，但消失前，它对各语言曾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如在傣拉、龙州壮语和仂佬语、拉珈语中，从塞音p过渡到通音-r时，伴随的气流比较强，后来就变成了送气声母ph；在其他语言中，p受-r的影响，发音部位后移而变成舌尖塞音t，邕宁壮语可能先变成tr，然后再发展成th。••pr声母的词在邕宁全都念送气声母，龙州除个别词外，基本都念送气声母，而傣拉和仂佬、拉珈等只有个别词念送气声母。••tl在台语支和侗水语支的大多数语言中，-l都消失了，只留下t（临、琼t>d是后来才出现的变化），邕宁的-l也消失了，但消失前影响t，使之变成送气音声母th；在武、柳、布中，-l与t相互影响而变为ɾ音类，ɣ、h（或hj）、z就是ɾ在这些地方的方音变体；在仂佬语中，-l也影响前面的辅音，使之变成送气声母，而-l本身却变成了后腭化成分ɣ（仂佬语••pw、••tl和••tr等复辅音的第一音素之所以变为kw、kɣ或khɣ是因为两个唇音p、w或两个舌音声母t、l或t、r在一起而产生异化作用，使p、t的发音部位后移，变成k或kh的缘故）。••tr的r仅促使邕宁壮语变成送气声母th，而台语支的其他语言r都取代t成为唯一的声母，h和ɣ、hj、z都是r的方音变体；在侗水语支的多数语言中，-r却消失了。••pw也仅在龙州和邕宁壮语中变成送气声母ph，其他语言则多变成擦音声母f或v。••krw由于-rw的影响，台语支的泰、老、西、德、拉、龙的声母变成了th，侗水语支的侗南和仂佬也分别变成了送气的kh和khɣ。例如：

••pr (•) 裂开——见前

••pr (\*pr) 黄瓜 tɛ:ŋ²泰 tɛ:ŋ¹老 tɛ:ŋ¹西 tɛ:ŋ⁵德 he:ŋ¹拉 phe:ŋ¹龙 the:ŋ¹邕  
pja:ŋ¹柳 ti:ŋ¹布 pi:ŋ¹锦、莫 priaŋ¹石家

••pw (\*f) 雨 fon¹泰、老、西 fun¹德、临 fen¹拉 phən¹龙 phən¹邕 fun¹武  
hun¹柳 vʉn¹布 pjən¹侗南 ljən¹侗北 kwən¹仂 fan¹水 fin¹毛  
fen¹珈 vun²伴 vin¹锦、莫 tshan¹标 fun¹黎

••tl (\*tl) 屁——见前

••tr (\*thr) 挑担 ha:p⁵泰、老、西、德 hap⁵拉 ha:p⁷龙 tha:p⁵邕 ɣa:p⁷武 hja:p⁷柳